

金龙昂首唤春归

国家级非遗上海舞龙的发展、辉煌与传承

本报记者 沈竹士 赵征南



▲上海三林舞龙队的焰火龙。徐念慈摄

▼吕巷小白龙。

(除署名外,均受访者提供)

“起!”

三林舞龙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陆大杰身着红彤彤的舞龙服,高举龙珠,迈着戏曲台步小跑登上“海上和美乡村村晚”开场舞舞台。舞台之下,面对队员的他严肃冷峻,对每一个动作要求细致到位;舞台上,面向观众的他尽情释放,造型时形神兼备,舞动时人龙合一。在龙珠的引导下,金灿灿的长龙从观众席前划过。正当所有人认为舞龙节目落下帷幕之时,陆大杰设计的烟火机关启动,全场“喔”的一声惊喜,焰火龙绚丽绽放。

紧跟着焰火龙身后下场的还有叶榭龙舞、吕巷小白龙的队员,见到陆大杰,他们都兴奋地过来打招呼:“陆老师好!”陆大杰70岁之后原本退居幕后,专注于民间的舞龙推广,很久没有起舞。此次,三个上海舞龙国家级非遗项目再次有机会同台,吸引了他重回舞台。

在6340.5平方公里的上海,有三个舞龙项目被列为国家级非遗,这种密集程度在全国排在前列。

金龙昂首唤春归。近日,记者走近三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,听他们讲述上海舞龙的发展、辉煌与传承故事。

三林“龙王”期待“九龙呈祥”盛景早日再现

浦东新区三林老街的古戏台边,有一个巨大的龙头,将戏台占得满满登登。戏台之后,是政府提供场地开设的三林舞龙会馆。

走进一瞧,别有洞天。从入口到深处,从一楼到二楼,四周墙上挂着三林舞龙的“高光时刻”:有前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展演画面,有参加国内外重大活动的展示现场,有国内外众多政要以及知名人士与舞龙队的合影,还有整面墙的国内外众多舞龙竞技比赛的冠军奖牌(杯)。

每一个瞬间,都与陆大杰密不可分。而让他最看重的,则是门厅的文体两块牌匾:三林镇2001年被文化部命名为“中国民间艺术之乡(舞龙)”;2004年又被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、中国龙狮运动协会授予“中国龙狮运动之乡”。“作为土生土长的三林人,能让舞龙从三林腾飞,获得世人的认可,这份荣耀无可取代。”

改革开放后,踌躇满志的陆大杰聚集了一帮年轻人,他们循着童年记忆制作舞龙器具,摸索舞龙技法。在上海县文化馆工作期间,他参与了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·上海卷》的编辑工作,拜访了多位擅长舞龙的民间老艺人,习得本领的同时,对华东六省一市的舞龙有了全面了解。后来,他从上海县文化馆调回三林镇文化站,正式组建三林舞龙队。“三林舞龙,沐浴着浦东开放的春风成长。”陆大杰说。

文化站的工作经历则让陆大杰决定结合周边省市的特色,将舞蹈的肢体语言、戏曲的步伐亮相、武术的精气神韵、杂技的翻滚腾挪等中国传统文化糅合在一起。由此,三林舞龙从行街表演向广场性表演转变。

或许,这种海纳百川,正是海派舞龙的精髓特质。今年陆大杰带队出访法国恰好30周年,他依然清晰记得这些数字:50天,28个城市,与22个国家的艺术团同台……当龙头一横,龙须甩,龙尾一摆,翻腾的中国长龙让台下沸腾,而后其他国家的艺术家过来打招呼或是竖起大拇指,或是用洋腔洋调念着:“Chinese龙!”

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,中国龙获得了世界的认可,陆大杰甚至收到了不少“洋学徒”。

时代变迁,命运沉浮,陆大杰从未放下他心中的“龙”。“舞龙是个吃苦活,新入门的手上没几个血泡不正常,长期坚持会更苦。”陆大杰说,“过去,最幸福的莫过于,接到重大活动表演通知后在一晚上就拉出几支队伍直接上台,呈现出‘九龙呈祥’的盛景。现在,由于专职队员极少,且培养困难,即便与高校联手,有时遇到比较急的大活动,一支‘能打’的十人队伍都拉不出来。”

好在,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,陆大杰的坚守获得了回报。在三林,从幼儿园、小学到中学,很多学校都把舞龙作为学校特色课程,由陆大杰亲自传授。他走进学校,将梦想带给孩子们,把三林舞龙的未来寄托在“龙的传人”身上。

文化筑基创新不止,让草龙舞起来,“活”起来

叶榭龙舞(舞草龙)有着鲜明的稻作文化与“龙文化”印记。相传“八仙”之一的韩湘子是松江叶榭松泾村人,在云朵中途经久旱无雨的叶榭,目睹了老百姓跪地祈求的情景,顷刻发了慈悲心,吹起神箫,引来东海青龙。于是天降大雨。当地百姓为报恩,便将盐塘壩更名为龙泉港。以后每年乡民们都用金黄色的稻草扎成草龙,祈求风调雨顺。

舞草龙为祭祀和求雨舞两个部分,分别由“祷告”“行云”“求雨”“取水”“降雨”“滚龙”和“返宫”七个程序组成。特别是到“降雨”环节时,人们边跳欢快的丰收舞步,边将手中盆、桶之水不断泼向观众,称为泼龙水,泼到龙水即为吉利,故而观灯者纷纷争相淋水,将场面推向高潮。

叶榭镇文体活动中心内,传承人唐正龙和师傅们一起抓紧时间赶制草龙,今年格外忙碌。草龙全长约10米,毛竹制龙身,铁丝扎竹环,树杈制龙角,经过繁琐的劈篾、制环、编柴、做头、结尾、联结、装柄等环节和编、插、嵌、镶等十多种工序制作而成。这前半道工序,即制作龙骨、龙身,都需要竹编师傅来完成。

原本,随着竹器逐渐被替代,竹编技艺渐成消亡态势。转机出现在2008年,叶榭龙舞入选国家级非遗,叶榭文化站找到唐正龙,告知其竹编技艺能成就叶榭舞龙别具一格的特色。后来,唐正龙带着草龙在国内外亮相,他说,是龙庇佑了竹编技艺和老手匠。

当时,唐正龙回来重拾竹编的,正是叶榭龙舞市级传承人顾顺林。2001年初,张泽镇和叶榭镇合二为一,顾顺林担任文化站站长。在修志过程中,他编了一卷《灯舞》,其中一节叫《草龙舞》。“当时,我感觉必须创新,许多动作套路不加以改良很难适应现代审美以及演出需要。”

到了2005年叶榭镇第二届运动会,列为重点节目登场的《舞草龙》焕然一新:为使节目更有观赏性,顾顺林筹划组成了两条大龙、六条小龙,八只大滚灯、二十四只小滚灯、八条鱼、八只蚌、八个田螺、八只蟹、八只虾融为一体,超100多人的演出队伍气势恢宏,“我们将叶榭本地的滚灯舞、水族舞里面的元素吸纳进来。”

连日来,顾顺林正在叶榭镇文体活动中心小剧场的舞台上,排练舞龙节目。台上,队员们操练的是布龙。“草龙一定要爱惜着舞,不到最后时刻我们不会拿出来。”顾顺林的笑容背后透露着一丝无奈。

传统草龙制作工艺复杂,需七八个人花四五天制作,又太重,且尽管极为讲究地使用了韧性糯稻草,依然难以避免折断掉落。损耗的同时,还会对舞台清理造成麻烦,所以在舞台上很难先声夺人,往往排在末尾出场。“我曾经提出,用仿真新材料代替稻草,但被多数专家否定。”如今,顾顺林联系了陆大杰,正携手商讨对草龙进行小型化改良,“叶榭的,就是世界的。我们对传统文化充满信心。我们一定要舞起来,‘活’起来。”



下场比赛后,众多国内高手过招,小白龙依然取得了铜牌的佳绩。“没有谁能永远做第一,我们会一直争第一。”祁超期望着拿到全国锦标赛桂冠的那一天,并实现走出国门的愿望。

目前,“小白龙”在吕巷蔚然成风,12个村居“一村一品”,分别以本村居文艺骨干为核心,组建起舞龙队,包括和平村土布龙、太平村水龙等。当地已成立小白龙非遗传习基地,使吕巷小白龙非遗项目薪火相传,生生不息。

尾声:希望年轻一代上海舞龙传承人把心沉下、把眼放开

“正月三林绕龙灯,旌旗锣鼓闹街村。”陆大杰从早上睁开眼就忙了起来,除了带成年队员,他还特意带着由学生队员组成的舞龙队参与“寻龙记”、联欢会以及各类节庆活动。

74岁的他,仍会坚持到做不动的那天。但是,在他看来,上海舞龙的品牌再提升,需要下一代传承人在传承以及提升上下更多工夫。

回到三林,陆大杰一有时间就钻进戏台北侧的几间老屋。那既是他的家,也是他的制作室。小队员们舞的龙都由他自掏腰包购买面料,裁剪、制作,“高年级孩子的龙和低年级肯定不能相同,男孩子的龙和女孩子也不能一样。非遗进校园,关键还看这个‘老师’行不行,有没有用心。”

过去,他为了让三林舞龙更好地展示和传承,在布龙、草龙、游花龙之外,发展出变色龙、灯光龙、焰火龙等,并提出“三龙”(三龙概念——天(风筝)、地(水龙)、龙(旱龙)),舞龙的动作也从最初10多个发展到200多个。

“政府花了大力气保护非遗,而要让这些举措落到实处,传承人的作用非常关键。”陆大杰说。

作为三林舞龙队的创始人及总教练,他还有多个响当当的身份——国际龙狮总会技术委员、上海市龙狮协会终身荣誉会长以及《中国舞龙竞赛规则》与《国际舞龙竞赛规则》的起草者。

当年,我坚持认为,舞龙起源于中国,舞龙运动的话语权也要留在中国,而中国舞龙的话语权,就在上海(三林)舞龙。”他对后辈提出了希望,“上海三个国家级非遗(舞龙)项目要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。吕巷小白龙要继续与地域文化、蟠桃产业结合,提升艺术性;叶榭草龙要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,把龙更好地‘舞起来’;三林舞龙继续发扬竞技特色,在话语权上多下工夫。”

一村一品,吕巷小白龙让“行走的民俗”走近寻常百姓

走进金山区吕巷镇,小白龙在今日依然“存在”着:在胥浦庙、吕巷敬老院等处,均能找到小白龙的纹样和龙角。与小白龙相关的故事,更是深入人心。

相传某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小白龙因故到白龙洞中修炼,其间保护周边地区的农事和百姓的生产生活。人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,形成了祭拜小白龙神等一系列民俗。每逢过节或重大活动,百姓都要做白龙糕,剪小白龙图纸,贴小白龙窗花,做小白龙龙头鞋、舞小白龙等。

用于舞龙的小白龙以竹为筋骨,稻草外蒙白土布为龙身,以当地易得的原材料制成。在上海舞龙界,吕巷小白龙是名副其实的后期之秀。

在上海的三个国家级舞龙非遗中,小白龙入选时间最晚。与此同时,吕巷舞龙队的整体年龄更小。作为“龙头”,队长、区级传承人祁超是一名85后,见到陆大杰总是会毕恭毕敬地喊“陆老师”。

“吕巷盛产蟠桃,陆老师就帮我们排了一个套路,作为吕巷人,我们在传承的同时,也想不断创新,创作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。”祁超说。自2007年接触舞龙以来,无论是编排、音乐、道具、服装,每一部分的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。

2021年起,祁超进行了改编。如今的《龙舞桃乡》既有舞龙的表演技巧和难度动作,又融入了很多民间舞蹈元素。大龙和小龙动作衔接和递进十分紧凑,利用道具的巧妙组合,将力度、速度、耐力等揉于舞龙技巧之中,或动或静,使舞龙活动更有观赏性。

2021年、2022年,祁超带领吕巷小白龙连续两年在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(线上)上夺得金牌;2023年恢复线

专家访谈

以深厚的“龙文化”积淀 激发“龙头”的精气神

——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

田兆元:龙文化走向世界是文明互鉴的必然要求,它应该走向世界,而且它已经迈开走向世界的步伐,目前正在昂首走向世界。通过政府部门努力、海外华人影响、青年跨国交流、媒体讲述、流行文化传播等跨文化渠道,龙文化朋友遍天下。

上海及周边地区是龙文化的重要故乡

文汇报:为什么说龙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?

田兆元: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具有传统龙特征的形象,来自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遗址。5000多年前,“江南第一龙”出现;上海福泉山遗址发现龙凤交融的图案。龙文化跨越黄河、长江两大流域,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信仰神物。龙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标志性文化符号,是各民族共同的信仰。无论北方还是南方,无论官方还是民间,无论远古还是当下,龙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叙事与信仰对象。龙文化的发展容纳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为一体,与时俱进,生生不息。

文汇报:您提出“上海及周边地区是龙文化的重要故乡”,主要支持证据有哪些?

田兆元:以下几个关键证据,足以说明。首先,龙文化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上海及周边有着鲜明的表现。常州的崧泽文化遗址出土有5500年前的“江南第一龙”。上海福泉山遗址两处良渚文化权贵墓地,发现的蟠螭纹镂空足带盖陶鼎,镂空的足间有龙,而盖上、腰身上的龙纹则更加精彩。

龙虽然起源于北方,但在江南蓬勃发展。更为标准化的龙图案是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逐步流行的。许多龙纹样式都是后来常用并延续到今天的典型形式。

在上海及周边地区,中华龙文化还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变,即从陆地走向海洋。《礼记》中说:“前朱雀(雀)而后玄武,左青龙而右白虎,招摇在上。”青龙,或谓苍龙,被指为东方之神,即东部为青龙圣地。上海有很多以“青龙”命名的地方,如青龙镇、青龙港、青龙江,宋代青龙港名扬天下。至今上海有青龙塔、青龙寺、青龙村等地名。面向东海的上海,东部沿海曾密布龙王庙。这都是上海主动担当龙文化圣地之责任的重要标志。

民俗文化中有不少证据。目前,上海有4项“龙类”非遗被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,包括罗店龙船、三林舞龙、吕巷小白龙、叶榭舞草龙等,可以算作全国“龙类”非遗保存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。与此同时,上海还有许多与龙相关的民间习俗。比如崇明的“二月二龙抬头文化节”,举办各种庆典,为老人理发,吃撑腰糕,等等。

上海有能力成为集聚国内外“龙文化”的中心

文汇报:如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龙文化?

田兆元:上海可以将“龙”打造成为城市的品牌,让龙文化品牌产生世界影响力。通过对传统龙文化非遗的保护,以及对相关产业的开拓,让龙文化在上海活态呈现,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。另外,应该让世界通过上海了解和认识中国的龙文化。

上海应该发展自己独特的龙文化景观体系。首先要通过龙文化的景观从视觉上感知龙文化,在核心景区表现龙文化,彰显“龙头”身份。同时,利用上海“龙类”非遗丰富的特点,通过仪式展演,形成独特的节日观赏系统。打造上海的龙灯、龙舟等公共演艺品牌。

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弘扬中国的龙文化。中国龙文化多姿多彩,但相互交流不足,就连文化研究者也很难了解全中国龙文化的完整形貌。上海可以集聚国际国内各地龙文化于一城,成为中国与世界龙文化的中心。定位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,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龙文化的风采。

今日上海,不是要回到“向龙王求雨”的过去,而是自觉地将积极向上、自强不息、海纳百川的龙的精神作为文化基点,以深厚的龙文化积淀,激发龙头的精气神。



▲叶榭草龙。